

《行走雁山》序

闲题十律

赵挽澜

予于十年前，用潜园感旧怀人诗意，取十诗友，按其人事，成十律，每人一首，不记名，诙谐及之，欲对号者免票入座也！今蹈故复取十友，同体例为之，乃游戏文字耳！望读者不必认真为感。

一
卅年前识文中子，
腹笥真如世所评。
相契原从诗作合，
执极端赖语为凭。
咸欣脱口皆成锦，
却笑当筵每避兵。
竹帛烟销祖龙死，
乡邦掌故问先生。

二
杨梅熟了喜盈筐，
下土情怀行亦方。
九陌教坛假祭酒，
一官政绩在阳光。
挂冠唯愿清源返，
治水遥知世路长。
弁首千言蒙点额，
问心每愧序言王。

三
惺惺相惜出多因，
尔尔飘蓬我历尘。
无复蛙声寻陋巷，
长留著作等吟身。
衷来宠辱心何感，
话到沧桑笔更神。
总为青黄悲不接，
吾乡吾土痛斯人。

四
一零四道拐弯处，
翰墨因缘肇此间。
兼济师移环保路，
飞鸣鹤出土豪班。
扶轮难得心相许，
斗句尤须韵放宽。
莫再风霜翻百感，
共寻鸿宝驻朱颜。

五
不求医国但医人，
绳武为孙不辱亲。
药性暗随时势减，
经方可许剂量新。
吴门薛雪诗俱健，
婺郡丹溪手独神。
偶共建林庄上饮，
未忘余热及乡民。

六
召祸龙山祸不单，
霜飞六月世同寒。
水晶棺椁屍犹在，
刍狗尘寰恨岂删。
敏捷新诗随击钵，
相形旧帽旧遮颜，
文章直溯六朝上，
举目谁堪伯仲间。

七
息影杏林已十年，
独倾余力在楹联。
神龙飞去因晴点，
鸿雪集成见墨缘。
誉我美言颜欲汗，
骄人身骨老弥坚。
书城坐拥茶烟里，
文采争夸谢女贤。

八
玉牒支分同一宗，
清晨一剑气如虹。
遵循礼乐今须古，
荐拜蒸尝西复东。
声诵琅琅惊四座，
霜枝凛凛历三冬。
流风遗韵渊源远，
信是甌峰灵所钟。

九
往事溯回五十年，
少年意气忆联翩。
文章本是前身愿，
梦寐难从此世圆。
痛饮数巡河畔阁，
力耕几度镜中田。
与君俱是读书种，
铁不成钢恨在天。

十
旧家门第富纓緌，
垂翅中天事可伤。
每时金兰念此弟，
那堪门斗屈为岗。
曲依檀板绕双雁，
诗吐珠玑泣九江。
多少风飘零泊感，
休将得失怨文章。

谢鲁勃

《行走雁山》是李振南即将出版的第五本散文集。振南先生这本书的后记写得很好，我从中得到的信息有三：一是此书系作者集二十八年间发表的文字而成；二是所有文字都是看雁荡，说雁荡，写雁荡，其三则自谦文章写得很传统很浅显也很随性，既算不上经典的美文，也不会广泛流传。三点皆令我感动，感动于这个人的热爱、执著、清醒与自重，一个好作家的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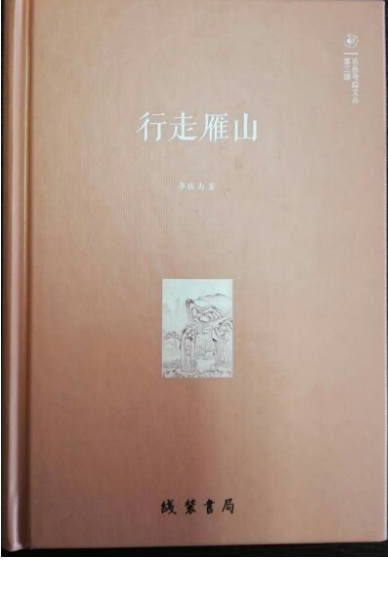
我和振南先生不太熟，或者说，在之前的许多年时间里，对他都是忽略了的，我应当感到惭愧。虽说乐清的知名作家不在少数，但文人间的聚会少不了雁荡山的由头。振南和雁荡山的关系，现在看来，比其中的绝大多数更为密切。一个看雁荡，说雁荡、写雁荡的作家逢到此类场合，一般不会缺席，然而在北雁，在南雁，在中雁，每一次的雁荡山之行，我居然都不曾特别留意过他。直到去年在乐清湾的一个从海上看乐清的活动，因为西门岛湿地附近的一小片红树林，才认识了他，对这三五亩看似不起眼，却是中国最北端、浙江最早的海岛红树林在数十年间从人工引种的百余株，到自然繁殖成林的如数家珍，进而又得知他生长在雁荡山麓，长时间工作在雁荡，专业学林，任职乐清市林业主管多年，还担任着作家协会的主席。无论出于哪个层面，到了雁荡山，游山逛水也好，风花雪月也罢，即便是想要追根寻源地探知雁荡深邃之秘，振南先生无疑应是最佳向导的不二人选，他此前已出版的《雁荡山印象》和《雁荡山风景研究》足可佐证。

2013年9月，杭州举办过一个乐清散文家的作品研讨会，文学评论家郑翔在会上将李振南的散文创作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游记，一为风物志，与其两部著作的印象和研究可大谈契合。而振南的这部新散文集书名《行走雁山》，是否在依旧着笔雁荡的同时，于形态上会是另有一番意味呢？

在我看来，印象偏重记忆，研究更多思维，两者都可谓静态的，而行走，当然是一种动态，仍然身在雁荡，仍然写山川，写风物，动态的《行走雁山》在广度与深度上的主观意识，想必已是更胜一筹。我就是怀揣了这样的一种推测心理，读完了振南的这本书稿，并且固执地以为，书中所辑录的篇章，藉雁荡山之灵气而动，有骨感，接地气，履痕清晰，足音可闻。

同是在这个会上，柯平论述的许宗斌先生是位写雁荡山的高手，著，也是专写雁荡的《雁荡山笔记》。读李振南行走雁荡写下的这些文字想起老许厚厚的那一册笔记，并非想拿二人来做比较，事实上这两者也不具可比性，甚至可以说，读者在两部书中看到的是两个雁荡山，分属于两位作家各自的雁荡山，合二为一或可成一个完整的雁荡山。振南的雁荡文字有其自身的价值，正如许宗斌先生的评价，他似乎采用了一种姑且名为“避重就轻”的写作策略，以解决方苞所说的“兹山不可记”的难题。所谓“避重就轻”，即避免正面刻画雁荡岩壑，而将笔墨付诸雁荡雾、瀑、雨声、茶韵、飞禽、走兽、古木、名物等等，闲闲道来，间或点染一二峰峦于其间，而雁荡之境界自出，此可谓偏师斜出，反易于制胜。又说：振南写雁荡，还摒弃了一般游记攀山范水的常规，不着力于雕绘，而注重于展示雁荡山水的精神气韵，又适时带出几分历史的沧桑感。许宗斌先生从其人文学者的作家视角细察振南所写之雁荡，判语精妙。他甚至使用了“欢欣”一词：振南怀着深挚的欢欣去写雁荡山，去写大自然，我们读他的这些文字，也同样领受到了一份欢欣。一个写了雁荡山名著的作家对另一个特长写雁荡山的作家的内行之议，老许这些句句说到了点子上的话，引用在此，我以为恰到好处。

至于我读李振南《行走雁荡》这部书稿的感受，似可用一句“与君随行，身临其境”来加以概括。尽管他写到的雁荡各处山水，我大抵也都去过，但什



么时间，和什么人同行，都已记不太确切了，却又在这些文字中，找回了一种明知是错觉而非常愿意相信的印象，那就是我的每一次雁荡之游，好像振南都在《感悟中雁荡》《浏览羊角洞》、《雁湖钩沉》《显胜门揽胜》，哪怕是一些我没有过的行踪，譬如《盘山古道听蹄声》《石门潭，我的家园》《雁荡山访亭记》，也仿佛亲历一般，他在西门岛湿地的《悠悠红树情》固然近在眼前，《雁荡山森林史话》深入浅出的一字一句，也如同不久前一次实地采风时的闲聊。我知道罗列书中篇目不是对一本书的最佳推介，但择其一二，冠以“与君随行，身临其境”的表述，对振南的《行走雁山》来说既是我个人的感受，也一定经得起读者的检验。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受振南嘱托，给这本散文集写点什么，已有些时日了，却迟迟未予成文，而振南那边，竟也是静静的，丝毫不见催促的意思，明显有别于他人的浮躁，对书的出版，似乎也并不那么特别在意，其为人之散淡疏朗，再一次令我感动。



白云蓝天和灵峰。桥下 摄

微信我一年

王连飞

说起来惭愧。退休了，除了几位好友和偶尔有人与我商量什么事而来电外，便再也没有别的电话了。每当遇到朋友问我QQ微信了么，我说没有。你快装吧，方便又省钱哩。哦哦。我总这样搪塞。因为装微信要上网下载，要报身份证，要设密码与账号。登录后，还要计算什么流量。我不懂程序，感到繁琐。我是背时的人了，要明白着点，不要赶时髦，老老实实按习惯打个电话发条信息牢靠。朋友揣度出我的这番心思，便说，我的老哥你不装会后悔的，现在所有的人都微信了，再也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到那时候你会很孤独的。他这一说，我真有点不自在。于是一年前我安装了微信。

微信刚开始，颇新鲜。哥的的姑咯，一叫，我马上在亲友的网头红门眉上点一下，亲友对我说什么的都有了。逢节日，他们送来鲜花水果糕饼，转来名人名画名诗句，我饱了眼福。我很快在他们网袋底部添加号里触一下，把一个个表情回忆过去。这样，鸿雁传书，聊衣食住行，或聊欧美日本，或链接视频，铺天盖地，高雅低俗都有。网海无边新潮迭起，一个崭新的网上世界风起云涌。

微信诤友间，青鸟红巾，互相鼓励，相索课题，品赏名篇佳作，吟咏酬唱，携手前行，相知人生，无不快哉。岭南密友传来雨打芭蕉的南国红豆情思，天府居客飞来《凤求凰》的红炉酒

飘香。这些都使我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荡胸生云气的感受。微信使我退休后还能脐带着外面的生活。光怪陆离的微信，我兴致井喷，勤快浏览。时不时被自以为好的话题激动起来，挤进一些群里凑热闹，偶尔蹭上一句，也冷不防飞来一二个翘着的拇指。这一下越发暖洋洋的。我老来青了，开始雾里看花密密网眼，插针穿线。罢了，要加我的不断涌来，我无法拒绝。这样，网连网，线接线，友交友，亲结亲，而没了尽头。网微一年了。数一数，点一点，聊友网上网下群里群外户名上百个了。哥的的姑咯，口袋里挎包里抽屉里茶几上，手机所至微信所至。每每启开，我傻眼了，QQ网标上红红点点，星星数数，数十数百信件待我阅处。点出它，有些是群主的年度总结报告，无不聊得十足生风趣，把腰笑弯了；有些是政治军事家的高论，气势磅礴，高山仰止好一阵子。微信何微，微而浩大，猴王善变腾云驾雾。浏览微字方寸，屏光烁烁，目光模

糊。毕竟上了年纪了。几次回信，耽于用餐，让家人数落几次。一天下班走在路上，哥的的姑咯，搂住我腰头叫唤，不想摸手机看，可是它又叫了。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看，万一有重要的错过了，又可惜的又误事呢。于是我低头看，不想竟撞上一位姑娘。她抬头快速吆吆：你这个老爷爷不看看自己，还想做什么低头族？我猛抬头，连忙赔个不是。一场好不尴尬的遭遇。

不过我也有感于聊微信太浪费时间，想自己该应收网晾微信。我伸手去删除自己的微信。这时，哥的的姑咯，又呼唤而来，朋友来了，我怎不接待？何况，我能坐床闭关，禅修隔断人间？更何况朋友多有金玉良言。即使有些鱼龙混珠的无聊，但有句俚语说得对：千网不值钱，一网值千金。对我来说，百条信息，只要有一条有价值的，便可补益人生了。端正自己吧，把我这个营养不良的微信周岁娃娃养护好，开启它的第二年，即使踉跄，也得晃进互联网+，互联网的云时代。

西溪游记

廖立清

近日，我市政协退休干部一行25人，驱车赴杭州观光旅游，大家都有观故而知新的感觉。在时雨时晴的天气中，我们至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参观。进入西溪湿地园区时，只见一样的西溪，不一样的美丽景色，久闻盛名的杭州西溪湿地公园，今天终于实地见到了，对老年人是一种精神享受。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保护湿地”的报道，凭我们草根式的想像，认为“湿地”是属于潮湿的园地，据学者科学的诠释，“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多种资源，而且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效益。

位于浙江省省会的杭州西溪湿地，的确资源丰富，物种多样，面积宽广，环境优美，是名副其实宜居、宜乐的旅游观光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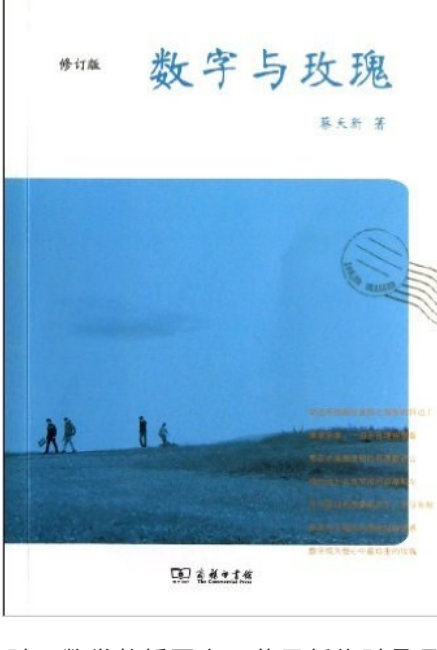
这一天我们兴致勃勃，乘游船观看湖畔美景，感受风光的惬意，同时亦体会到保护和开发湿地对于国计民生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湿地公园内自然生长的果蔬林木、花草和湖中的鱼虾等动植物，得到了全面规划、科学分类管理。初秋园区5700多米的堤塘上，火红的柿子如同灯笼般挂在枝头，惹人注目；3万多亩的蒹葭（即芦苇），似漫天絮雪。还有黄橙、紫菱、香茶和鱼、虾、螃蟹、黄鳝等，还有分别呈现在西溪四周的亮丽风景线，都那么动人。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洪氏祠堂，它地处西溪五常民俗文化体验村，大门口一副楹联“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朝祖孙太保五尚书”引人注目。洪园余韵为西溪三堤十景之一，明代尚书洪钟晚年归隐西溪五常建洪园，洪钟在西溪筑楼，课弟子、倡文风、话桑麻，怡然自乐，成为了西溪隐逸文化的突出代表。洪园中洪府是在西溪繁衍生息了六百余年的宝典。藏书楼、花木扶疏，成为江南园林与湿地结合的典范、为古为今用的文物宝库。

我去过不少省会城市旅游，我认为杭州西湖游而不厌，一年四季皆可游。杭州有因湖而名的西湖，因林而美的园林，因塘而存的钱塘江，温旧而创新的经典层出不穷。

「好书」



对于数学教授而言，蔡天新绝对是另类。1963年出生的蔡天新，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数学系，1987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生时代开始写诗，曾同时获得山东大学诗歌比赛第一名和科学论文一等奖，主要文学作品有诗集《彼岸》（五人合集）、《梦想活在世上》《古这裸》，散文集《横越大陆的旅行》、传记《北方、南方：与伊丽莎白·毕晓普同行》，译作集《美洲译诗文选》。部分作品被译成七种西方文字和阿拉伯语，发表在十多个国家的文学杂志上，先后应邀参加了麦德林、罗莎里奥、苏黎世、热那亚、德班等国际诗歌节。

《数字和玫瑰》初版于2003年新春，由北京三联书店制作，陆昌智设计。这是蔡的第一本随笔集。

《数字与玫瑰》出版当年居然被广州《新周刊》列入年度新锐榜候选名单，即所谓的“飘一代”代言人，另两位是当红歌星周杰伦、孙燕姿。一晃过去了九年，虽说每年蔡天新都有新作问世，但他在各地讲座时，每每有读者念及《数字与玫瑰》，还有人在杭州筹划过同名酒吧（未遂）。

此次修订，蔡天新奉行瘦身文字、丰润图像的原则。保留了十篇，取下了另外十篇，代之以新的六篇，即《哈瓦那朗诵记》、《西湖，或梦想的五个瞬间》、《隐居的法国人》、《奇异的旅行者》、《失眠的女人（节选）》、《只是轻轻掐了你几下》。即使没有换的，也做了修订，比如《离群索居的王子》，内容添加了一倍。另外，还更换了尾末的访谈。

修订后的《数字与玫瑰》似更具拉丁风情，除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外，还专文谈及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是个异数，浪漫和理性得以完美结合。说到理性发达的国度，大多分布在北大西洋两岸，它们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贡献。我们没有错过的，还有华夏之美的典范——西湖，同时眺望，从马来半岛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王常权 整理）

